

新译全本



黑奴吁天录

[美] 斯陀夫人 著

张培均 译

I712.44
21



新 译 全 本

黑 奴 吁 天 录

[美] 斯陀夫人 著
张 培 均 译

漓江出版社

第十九章

奥菲里亚小姐的经验 和意见(续)

“托姆，你不要替我备马了，我不想去了。”
她说道。

“为什么不去啊，伊凡小姐？”

“这些事情深深地沉积在我的心中，托姆。”
伊凡说，“它们深深地沉积在我的心中，”她恳切地重复一遍，“我不想去了。”她从托姆那里回转身来，进屋子去了。

过了几天，另外一个女人带了干面包片来，呆在老普鲁所呆的地点；奥菲里亚小姐正在厨房里。

“天哪！”丁奈说，“普鲁怎样了？”

“普鲁再也不会来了，”这个妇人道，带着神秘的味儿。

“为什么不会来呢？”丁奈问道，“她没有死，是吧？”

“确切的实情我们不知道。她在下面地窖里。”
这个妇人说着，向奥菲里亚小姐瞥了一眼。

奥菲里亚小姐拿了干面包片之后，丁奈跟着这个妇人到门口去。

“普鲁怎么样了，无论如何你要讲呀！”丁奈说。

这个妇人好象要讲，可又不愿意讲，于是以低声的神秘的口气回答：

“那么，你一定不好告诉任何人。普鲁又喝醉了酒，——他们把她放在下面地窖里，——整天把她丢在那里，——并且我听见他们说，她与苍蝇为邻，——她死啦！”

丁奈举起双手，回过身来，看见伊凡杰琳象幽灵般的形态，靠近自己的身旁，睁开两只神秘的大眼睛，一团恐怖，嘴唇上和脸颊上没有一点儿血色。

“主，保佑我们！伊凡小姐要晕过去了！我们这么多人是怎么搞的，让她听见这样的谈话？她父亲要急得发疯的。”

“我不会昏倒，丁奈，”这孩子坚定地说，“我为什么不该听呢？我不过听听苦难，远不及可怜的普鲁那样去经受苦难。”

“天哪！这种苦难的事，可不是讲给象你这样温和而脆弱的女孩听的，——这样的故事足以叫她们送命的！”

伊凡又叹了一口气，然后走上楼去，心中忧郁，步履缓慢。

奥菲里亚小姐急于要询问这个妇人的事情。丁

奈非常罗嗦冗长地说了一通，托姆还加了些详情细节，那是那天上午从妇人口里得来的。

“一桩恶劣的事情——真正可怕！”她走进房去高声说，圣克来尔正在房里躺着看报纸。

“请问，现在又发生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啊？”他问。

“又发生了什么事？嗨！那些人把普鲁打死了！”奥菲里亚小姐答道，于是开始讲这个故事，讲得详而又详，细而又细，对最骇人的部分还作了夸大。

“我想，事情将来总要弄到这一地步的。”圣克来尔说，还是继续看他的报纸。

“有这样的想法！——关于这个问题你准备去做点什么事吗？”奥菲里亚小姐说。“有没有英格兰地区的哪个市镇管理委员或者任何人，去干预或者照管这样的事情呢？”

“一般都是这样的想法，遇到这些事例，财产所有权便是充分的保障。要是人家愿意去毁损自己所有的财物，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好想。大概这个可怜虫是个贼，又是个醉鬼，所以，要叫人家对她产生同情，恐怕没有多大希望。”

“你这话完全是残暴，——那是骇人听闻的，奥古斯丁！必然要给你带来恶报。”

“我亲爱的堂姐，我自己不做这样的事，我也无法帮人家的忙，若是我力所能及，那还是要帮忙的。如果那些卑鄙下流的畜生般的人们，要照他们

的办法做，我有什么法子呢？他们有绝对的控制权；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专制暴君。干预没有用处；对于这样的案件，没有一条法律起实际的作用。我们所能做的，最好就是闭目不见，充耳不闻，听其自然。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此而已。”

“你怎么能够封闭耳朵眼睛呢？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能听任不管呢？”

“我亲爱的稚气的人哪，你还希望什么呀？这里是整个的一个阶级，——下贱、未受教育、懒惰、惹人生气，——完全无条件地置于人家的掌握之中，而这样的人与全世界的大多数人一样，既不知道体谅，也不会克己自制，甚至对于自己的权利都没有一个开明的办法去照管，——人类之中，大多数人的情况就是如此。自然，在这样组织的一个社会里，有名誉地位的人和慈悲为怀的人，能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尽可能闭着眼睛，硬着心肠。我不能将所看见的可怜不幸之人每个都买下来。我不能变为游侠武士，不能在此地这样一个市镇里，着手纠正每一桩错事。我所能做的，充其量就是试图置身事外。”

圣克来尔漂亮的面容，一时之间阴云密布，看样子是烦恼了；但是，突然来一个轻松的微笑，说道：

“来，堂姐，别站在那里，像个命运女神似的。你只是通过幕布的缝隙，窥上一眼，——在全世界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正在进行着的事情的一个标

本。如果我们去窥探侦查人生的一切凄凉阴郁，那就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心去做了。这就象你看丁奈的厨房，看得仔细，深入各项小节一样。”圣克莱尔仍旧躺在沙发上忙于阅读报纸。

奥菲里亚小姐坐下，把针织的绒线活拿出来，脸色愤怒得可怕。她织呀织呀，可是她沉思的时候，怒火中烧；终于爆发出来了：

“我告诉你，奥古斯丁，你能够原谅这样的事儿，我可不能。你去为这样的制度辩护，那完全是令人厌恶的丑事，——这就是我的意见！”

“现在怎么啦？”圣克莱尔说，抬起头来看一看。“又谈这件事了，嗨？”

“我说你去为这样的制度辩护，那完全是令人厌恶的丑事！”奥菲里亚小姐以更大的热情说。

“我为这一制度辩护？我亲爱的女士。谁说过我为这个制度辩护的？”圣克莱尔说道。

“当然，你辩护的，——你们全都辩护的，——你们全体南方人都辩护的。要是你们不辩护，你们为什么蓄奴啊？”

“你是如此温和而天真，竟以为世界上没有人去做自己明知是错误的事吗？自己明知是坏事，你不做吗？或者从来没有做过吗？”

“我希望，我做了错事就忏悔，”奥菲里亚小姐说，同时用劲卡嗒卡嗒地结绒线。

“我就是这样做的，”圣克莱尔一面说一面剥着橘子，“对于这件事我一直在忏悔呢。”

“那你为什么继续这样做呀？”

“在你已经忏悔以后，就没有继续做过错事吗，我的好堂姐？”

“唔，只有在我受到极度诱惑的时候。”奥菲里亚小姐说。

“好啦，我也受到极度的诱惑，”圣克来尔道，“这恰恰就是我的困难。”

“但我总是下决心不去做了，并且我设法洗手不干。”

“好吧，在这十年之间，我也断断续续下定决心不去做了，”圣克来尔说道，“可是不知怎么的，错事没有清除干净。你的罪孽清除干净没有，堂姐？”

“奥古斯丁堂弟，”奥菲里亚小姐放下手上的针织活，严肃地说，“我以为我应该接受你对我的缺点的指责。我知道，你所说的一切全是千真万确。别人没有一个比我感觉得更深的，但是好象我觉得，毕竟你我之间有不同之处。我宁愿马上砍掉我的右手，而不是保留右手却日复一日地做着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儿。可是，我的行动与我所宣布的主张背道而驰，难怪你要谴责我。”

“啊，那么堂姐，”奥古斯丁说着话，人坐在地板上，头反过来枕在堂姐的膝上，“不要激动得那么厉害，一副吓人的样子！你知道，我老是一个毫无用处的、没有规矩的孩子。我爱刺激你，——没有什么别的，——就是要看看你那认真着急的样

子。我确实以为你是拼命地、苦苦地要求善良，而我呢，想到这些事情就烦得要死。”

“但是，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呀，我的孩子，奥古斯丁。”奥菲里亚小姐说，同时把手按在他的额头上。

“是个沉闷的问题，”他说，“而我嘛——好吧，在盛夏的热天，我从来不想严肃地谈话。只要有蚊虫以及一切这些东西，一个人就不能够焕发出很高尚的道德；并且我相信，”圣克来尔说着话，突然立起身来，“喂！有个理论，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北方的民族老是比南方的民族道德好些，——我看透了这一整个问题。”

“哦，奥古斯特^①，你是个可怜的糊涂虫！”

“是吗？好吧，恐怕我是如此，可是现在我要来一次严肃认真的了，不过你必须将橘子篮递给我，——你知道吧，‘必须用酒来遏制我，必须用橘子来安慰我’，如果我去努力干的话。”奥古斯丁拿起篮子，又说道，“现在我要开始了：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一个人需要在自己的可怜虫同伴中间，把两三打人俘虏起来，这时候就得适当遵从社会舆论了……”

“我没有看到你变得更严肃些呀。”奥菲里亚小姐说。

“等着，——就要来了，你就要听见了。事情

① 奥古斯特，奥古斯丁的昵称。

的实质是，堂璜，”他说着，漂亮的脸蛋忽然换上恳切而严肃的表情，“在这个难以解决的奴隶制问题上，我想大家只有一个意见。农场主从中可以赚钱，牧师要讨好农场主，——政客要靠奴隶制来统治，——他们竭其机灵巧妙，歪曲语言和伦理，到了使世人吃惊的程度；他们能强迫自然规律和《圣经》来为他们服务，没有人知道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是到头来，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全体世人，全都一丁点儿也不相信。那是从魔鬼那儿得来的，这就是事情的实质；——而依我的意见，这倒是一个可敬的样品，就是客人在他自己的行当里所能做出来的样品。”

奥菲里亚停止结绶线，看样子大为惊奇，圣克来尔显然为她的惊奇而开心，继续往下讲。

“你象是感到希奇了吧，可是，如果你想从我这里获得相当的了解，我将和盘托出。这桩万恶的事情入神共愤，它到底是什么呢？剥去它外表的一切装饰，追查到整个事情的根子和核心，它到底是个什么？那是因为我的弟兄夸西^①愚蠢而软弱，而我是聪明而强有力的，——我知道怎么做，并且能够做到，——因此，他所有的我全都可以偷来，据为己有，只凭我自己的想象给他这么点儿酬劳。无论什么事，只要是太脏、太艰难，我很讨厌去做的，我都可以叫夸西去做。因为我不爱做，夸西就去做。

① 夸西，西印度黑人常用的名字，此地指黑人。

因为太阳炙我，夸西就去呆在太阳里。夸西会挣钱，我就会用钱。夸西要躺在每一个水坑里，我就可以走过去，不打湿鞋子。夸西在尘世间活着的整个岁月里，是执行我的意志，而不是执行他自己的意志，并且当我觉得合适的时候，他终于获得进天堂的机会。这就是我所领会的什么是奴隶制度。我不怕世界上任何人去读我们法律书上所载的奴隶法，而对奴隶制度得出另外的体会。谈论奴隶制的弊病吧！这是胡扯！奴隶制本身就是一切弊病的精髓！那么在这样的制度之下，为什么不大把陆沉，象所多玛和蛾摩拉两个城市那样毁灭掉呢^①？唯一原因就是，在法律的运用上采取一种办法，比法律本身好得多，简直不可以道里计。我们都是女人所生的人，而不是野蛮的兽类所生的，为了怜悯之心，为了羞耻的缘故，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不做，也不敢做，——不敢充分运用我们的野蛮法律所授予我们的权力，这样做我们要被蔑视的。做得比较过分的人，和做得最恶劣的人，其权力的运用，也不过是在法律所授予的限度之内。”

圣克来尔突然站了起来，现出一副激动的样子，在地板上以急促的步子踱来踱去。他那漂亮的

① 所多玛和蛾摩拉，死海边的两个相邻的城邑，因为居民罪恶重大而被毁灭；《圣经》“创世纪”第十九章二十四节载：“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脸孔，有古典风味，象希腊雕像的脸一般，好似真的燃烧着感触的热情。他的两只大大的蓝眼睛闪烁发光，不知不觉中显露出急切的神态。奥菲里亚小姐以前从来没见过他有这样的心情，她坐着完全默不作声。

“我向你宣布，”他突然在堂姐面前停下来说道，“在这个问题上去谈论、去摸索，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是我向你宣布，我想过好几次了，假如整个国家要陆沉，把全部不义行为和悲惨情况掩盖起来，不见阳光，那么我也愿意和它一同沉没。我乘船上下旅行，或者作收款的短途周游，想起我所遇见的每一个兽性的、可恶的、卑鄙的、低微的家伙，都为法律所允许，成为专制的暴君，统治着如此多的男人、妇女、孩子，只要他欺骗、盗窃、赌博得来的金钱足够购买他们，——我还看见过这样的人，对呼吁无门的孩子、年轻姑娘以及妇女，确实掌握着所有权，我早就要诅咒我的国家，诅咒人类！”

“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奥菲里亚小姐说道，“肯定你已经说够了。我生平从没有听见过象这样的议论，甚至在北方也没听说过。”

“在北方！”圣克来尔说着，忽然改变了表情，有些回复到他那习惯性的无忧无虑的腔调。

“呸！你们北方人是冷血的，你们对一切事情都是冷冰冰的！我们对事情有相当的了解，就尽可能坚持诅咒，而你们就不能。”

“好吧，但是，这个问题是——”奥菲里亚小姐说。

“啊，是的，这个问题肯定是，——这是个魔鬼的问题！你们怎么到这个罪恶和苦难的环境之中来的呢？我将拿你常常在礼拜天教训我的老话来回答你。我弄到如此境况是由于平常的传宗接代。我的佣人是我父亲的，而且还有我母亲的，现在他们是我的了，他们和他们所繁殖的，有希望成为一宗很大的财产项目。我的父亲，你是知道的，起初从新英格兰来。他和其他这类的人一样，也象你父亲的样子，——一个正规的罗马天主教徒，——为人正直、精力充沛、心地高尚，具有铁一般的意志。你的父亲在新英格兰落户了，去支配岩石和石块，在大自然之中勉力求得生存；而我的父亲呢，在路易斯安那定居下来，去统治男人和女人，就靠他们勉力求得生存。我的母亲，”圣克来尔一边说，一边起来，走到房间顶头的一张画像跟前，向上凝视，脸上露出诚挚的敬意，“她是神圣的！不要这样看我！——你知道，我这是什么意思！她也许是生于尘世的，但是据我所能观察到的，她没有一点儿人类的弱点与谬误的痕迹；每个活着纪念她的人；不论是受束缚的还是自由的，不论佣人、熟人、亲戚，都异口同声地这样说。唉呀！堂姐！这位母亲，有好几年曾经是站在我和绝对不信神之间的一切。她是《新约全书》的直接体现和楷模，——一个活生生的事实要加以说明，不是用别的方法。

而是用事实的真理。啊，母亲！母亲！”圣克来尔说着话，紧握双手，有些激动。他突然自己停住，走回头来，坐在矮凳上，继续往下说——

“我的兄弟和我是双胞胎，大家说双胞胎很相似，这你是知道的；可是我们两人，各部分都是相反的。他眼睛黑，目光炯炯，头发乌漆，有着强健而优美的罗马人轮廓，还有深褐色的皮肤。我是蓝眼睛，金黄头发，有希腊人的轮廓，皮肤白皙。他性格活泼并且观察敏锐，而我呢，爱梦想，不活泼。他对朋友和同僚慷慨，但是对待比他低的人却傲慢专横，居于统治地位，凡是起来反对他的，他就毫不留情，全无慈悲。我们二人都是诚实的，他以自豪与胆略而诚实，我以一种抽象的理想而诚实。我们互相亲爱，象一般的男孩子那样，——虽然有些断断续续，一般还是亲爱的；他是父亲的宠儿，而我是母亲的宝贝。

“对于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我有病态的敏感和强烈的情绪，而他和父亲对这些问题却一点儿也不领会，也不可能有什么同情。可是妈妈不同，所以，我和阿弗来特吵了架，父亲严厉地看着我，我经常走开，到我母亲房里，坐在她身边。我只记得她平素的样子如何：苍白的脸颊，深陷的、温和的、庄重的眼睛，雪白的衣服，——她总是穿的白衣服；我在《启示录》里读到圣徒穿着细麻布衣服，清清白净，就常常要联想到我的母亲。她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天才，尤其在音乐方面；她常常坐下来弹琴，弹

天主教堂里古老、优美而庄严的音乐，并且唱歌，声音很象一个天使，而不象尘世的女人；于是我把头枕在她的膝上，流泪、梦想、同情，——啊，漫无边际！——这些事情我无法以言语来形容！

“在那个时代，奴隶这个问题，不象现在，从来没有人去考查讨论，不想到这里有什么危害。

“我父亲生来就是个贵族。在某个前世的国度里，他一定是属于鬼的上层阶级，把旧朝廷里的傲气全部带了来；因为这傲气是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虽然实际上他来自一个贫寒的家庭，无论如何不是贵族家庭出身。我的兄弟就和他生得一个模样儿。

“那么，你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贵族，在社会的某一界线以外，会有人类的同情心的。在英国，这条界线在一个地方；在缅甸，在另一个地方；在美国，又在另一个地方；可是所有这些国家的贵族，从来不越过某一条界线。在本阶级内被视为艰难、困苦、不义的事情，到了另一个阶级，当然就是平淡无奇，心安理得的了。我父亲的分界线，以肤色为准。在他的同等人之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公正更慷慨的，然而他对黑人，包括一切肤色深浅不同的黑人，认为他们是介于人兽之间的过渡生物，并且根据这样一个假定，他对于正义和慷慨的一切思想，也分成了等级。我猜想，假如有人率直地问他，黑人是否有人类不灭的灵魂，他肯定支吾其辞，然后回答一个‘有的’。不过我的父亲

不是为了唯灵主义而很感烦恼的人；他除尊敬上帝以外，没有宗教的感情；同时他无疑是上层阶级的首领。

“是呀，我父亲大约用了五百个黑人。他是一个顽固的、干劲十足的、谨小慎微的生意人。一切事情都是按制度运行，——维持无限的正确与精密。所有这些事情，是由一批懒惰的、闲谈废话的、无所筹算的农场工人做出来的，而这批工人，他们成长的环境使他们终其一生不可能有一点儿动机去学习如何做工作，只有如你们佛蒙特人所说的‘懒骨头作风’。现在你如果考虑一下这些情况就会知道，他的农场上自然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象我这样敏感的孩子看起来，是可怕的、悲惨的。

“除掉这一切以外，他还有一个监工，——是个又高又大的、雄赳赳的、佛蒙特州的叛徒子孙（请你原谅），经过正规的学徒训练，学习冷酷与残忍，取得了学位，获准开业。我母亲从来就不能容忍他，我也不能容忍，但是他得我父亲的欢心，独揽大权，此人便是这片地产上的专制暴君。

“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但是我们对于人类的各项事情，具有和现在一样的爱，——一种研究人性的热情，不论这人性以什么形态表现。我常常出现在农舍里，出现在农场工人中间，当然我是特别受欢迎的人，各式各样的牢骚、怨言，都吹到我耳朵里来，而我又把这些话告诉母亲，我们母子二人

组成一种委员会，去抵消这些怨恨。我们阻止了并解救了许多残暴的行为，我们为做了这么多好事而私自庆幸。直到我们的热情不时做得过火，史得卜斯便向我父亲诉苦，说他指挥不动农场工人了，一定要辞职。父亲是个恩爱而宽容的丈夫，但是他是这么一种人，凡是他认为必须做的事情，从不退缩，所以他踩进一只脚，如同一块石头，插在我们与农场工人之间。他以十分尊重、谦恭、而又非常明确的语言，对我母亲说道，对家庭里的佣人，她应该是个全权的女主人，对于农场上的工人，他不能允许有任何干涉。他尊重妻子超过世界上的任何人，但是，如果她阻碍他的制度推行，那就即使是圣母玛利亚本人，他也照样要这样说的。

“我有时候往往听见我母亲和父亲理论某一桩事件，——尽力激起他的同情心。父亲以十分灰溜溜的礼貌和镇静，来聆听那最伤感的呼吁。‘这完全归结为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会如此说，‘我必须解雇史得卜斯，还是继续用他？史得卜斯是准时、诚实、效率三者的灵魂，——一个地地道道的事务人员，秉性也和大多数人一般仁慈。我们不能有十全十美，如果把他留用，我就支持他的整个行政，虽然常常会有事情遭到非难的。一切统治，总包括些必要的苛刻。总的规则，用到个别的案例上，就成为压迫了。’我父亲好象认为这最后的一句格言，就开脱了公认为最最残暴的事件。说了这句话以后，他就翘起脚来，躺在沙发上，好似一个